

广陵剑

梁羽生小说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广陵剑（上）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陵剑 上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35)

ISBN 7-80521-640-1

I . 广…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

第一回	难得名山聆雅奏 谁知仙窟遇魔头	1
第二回	广陵散绝留长叹 侠士刀传发浩歌	27
第三回	惆怅故园劳梦想 何堪良友隔幽冥	52
第四回	苍天有意磨英骨 青眼何人识使君	78
第五回	陌路惊逢三恶贼 穷途巧遇两摩诃	100
第六回	秘笈几番招鬼魅 瑶琴叠奏谒宗师	128
第七回	要诀玄功传弟子 广陵绝曲悼宗师	151
第八回	胡马久惊侵禹域 人间哪得有桃源	168

第九回	忍见名城浮劫火 心伤大侠送遗书	202
第十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 一着棋差只自怜	225
第十一回	藏身斗室闻私隐 移祸东吴造谎言	255
第十二回	敌意消除双剑合 情怀历乱寸心知	280
第十三回	失足终成千古恨 盟心愿结此生缘	300
第十四回	惆怅断魂空出峡 只怜飞絮已无家	331
第十五回	归来愿作名山伴 此去徒伤侠女心	361
第十六回	太息故园成瓦砾 谁营新冢慰孤儿	380

第一回 难得名山聆雅奏 谁知仙窟遇魔头

(一)

少年击剑更吹箫 剑气箫心一例消
谁分苍凉归棹后 万千哀乐集今朝

(二)

中年才子耽丝竹 俭岁高人厌薜萝
两种情怀俱可谅 阳秋贬笔未宜多

——龚定

像一枝铁笔，撑住了万里蓝天。巨匠挥毫：笔锋凿奇石，洒墨化飞泉。地是在有“山水甲天下”之称的桂林，是在桂林风景荟萃之区的普陀山七星岩上。

人是四海闻名的侠士，是大同武学世家、明英宗正统年间曾经中过武状元的云重之子云浩。

云浩站在七星岩的峰峦高处，驰目骋怀，水色山光，奔来眼底，不禁逸兴遄飞，浩然长啸。

“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桂林的山水，有和别处很不相同的特色。山都是石山，平地拔起。好似每一座山峰都是从天外飞来，千岩竞秀，各不相连。水都是澄碧清冽，游鱼可数。而且有山必有水，从高处望下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江流，便似翠带飘飘，在群峰之间穿插。

星移物换，沧海桑田。据地质学家的论断：桂林在泥盆纪

以前本是大海，后来因地壳变化，成为陆地。由于经过一次非常剧烈的震动，受到强大无比的压力和张力使地壳断裂褶曲，造成奇怪复杂的地形。之后，经过无穷岁月的风化作用，渐渐构成近山的平原。只有那地质坚硬，不易风化的石峰，仍然傲岸的突出地面，形成了峭拔秀丽的群山。而在这种地质的水流，由于经过砂石的过滤，也就显得特别澄清了。

“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云浩恍如人在画图，不由得由衷赞叹道：“韩愈这两句诗，用来吟咏桂林风景，当真一点不错。单大哥约我在此相会，也真是雅人雅事，但为什么他还不过来呢？”

抬头一看，红日已过中天，眼前的美景虽是怡人，云浩的心里，却是不禁有点儿焦急了。

原来他对桂林的山水，虽然是慕名已久，巴不得有个机会畅游；但这次前来，却并非仅仅为了桂林山水。

他要在桂林会晤一个老朋友，也要在桂林结识新朋友。

老朋友是和他有近二十年交情的单拔群，以八八六十四路蟠龙刀法与七十二把大擒拿手驰誉江湖，人称“金刀铁掌”。

不过他和单拔群相交虽近廿年，最近一次的见面，也是五年之前的事了。正由于多年没有见面，是以单拔群约他在桂林相会，他便不辞间关万里，远道奔来。

尚未见过面而想要结识的新朋友则是桂林本地人氏，在中原的名头虽然不及单拔群响亮，在西南五省，却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人称“一柱擎天”的雷震岳。

这“一柱擎天”的绰号是有个来由的。在桂林王城的当中有座独秀峰，俨如一柱擎天，自古以来，列为桂林八景之首，于是桂林风景的标志。西南的武林人士尊称雷震岳为“一柱擎天”，乃是拿他来和独秀峰相比。

云浩登高望远，只见独秀峰矗立于桂林群山之中，空灵挺

秀，群峰环拱，巍然耸立，不倚不偏，仿佛是众山的首领，名为“独秀”，确是毫不夸张。想起最后一次和单拔群见面，单拔群和他谈起“一柱擎天”雷震岳，曾把一首题为“咏独秀峰赠雷大侠”的七言乐府给他看，开头四句是“森森剑戟千峰立，截壁临江当桂北。西南一柱独擎天，庇尽桃源避秦客。”以峰喻人，极尽倾慕之致。

云浩心里想道：“单大哥称道的人，一定不会是浪得虚名。我也曾听得人家说过，雷震岳仗义疏财，许多在别处站不住脚，跑到桂林来投奔他的朋友，都曾得过他的照顾。可惜我还有大事在身，否则托庇于擎天一柱之下作个桃源中的渔夫，过这一生，倒也不错。”想起单拔群一来，他就可以和“一柱擎天”雷震岳结识，不禁大为兴奋。可是单拔群为什么还不来呢？红日已渐渐西斜了。

单拔群是和他约好在拂晓的时分，在普陀山天玑峰的悬岩上见面，看罢日出，再同游人间仙境的七星岩的。

*（七星岩古称“碧虚岩”或“栖霞洞”，有天下第一奇洞之称，在天玑峰半山之上。）

*（明太祖洪武二年——一三六九，朱元璋封他的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镇守桂林。洪武二十六年，朱守谦在王宫外面，建筑了一座周围三里的王城，独秀峰被围在王城的范围里，自那时起，一柱擎天便矗立在王宫之中，成为桂林八景之一。靖江王位一直传到明朝崇祯末年亡国为止。）

这个安排高雅奇趣，他是感到深得吾心的。但现在已经过了大半个白天了，单拔群还没有来。

和单拔群相近二十年的交情，云浩深知他的为人，他除非不说，说过的话，他就要做到。

但为什么还不来呢？

“难道是在途中遭遇了什么意外？”云浩不觉有点惴惴不安，

眼前的美景，也无心欣赏了。

但转念一想：“单大哥去年刚从天山回来，仆仆风尘，又到凉州去了。猜想这次他是从凉州赶来赴约的。万里长途，途中耽搁那么一天两天，也是平常之事。以他的武功，我又何须多虑？”

正当他胡思乱想这际，忽听得隐隐似有琴声，随着山风，吹进他的耳朵。铮铮之声，忽高忽低，若隐若现。倘非他是练过梅花针之类暗器的人，听觉特别灵敏，几乎疑是水声。

云浩伏地听声，琴声竟然好像是从山腹之中传出，混合了山壁的回声，那琴韵更给人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云浩初时诧异，继而恍然大悟：“是了，想必是有人在七星岩里弹琴。”

“间关莺语花底滑”，琴声初起，曲调轻快，好像是把云浩带到了江南，在江南春暖花开的时节，陶醉于“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春色里。

“幽咽流泉水下滩”，曲调一变，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好像从春暖花开的时节，忽然把云浩带到了木叶摇落的秋天。萧瑟之感，弥漫胸际，云浩但觉悲从中来，难以断绝，几乎忍不住就要潸然泪下。

曲调再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空出刀枪鸣！”琴韵激昂，恍如万马奔腾，千军赴敌。激起了云浩胸中的豪气，听得更是如醉如痴，不知不觉之间，云浩步下悬岩，便想向那琴音来处寻觅。

忽听得有人叫道：“客人，你可是要游七星岩么？”云浩如梦初醒，抬眼看时，只见一个手执火炬的村夫，在山坡上向他招呼。琴声这时也忽然听不见了。由于七星岩常有游人，是以当地的土人多有以作向导为业的。云浩刚从悬岩上走下来，才给这个向导发现。这个向导继续说道：“天色将晚，客人，你要游七星岩的话，可得趁早了。”

云浩心里想道：“单大哥不知今天会不会来？洞中这位雅士，可也值得结交。”他是个酷爱音乐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奇妙的琴声，听了向导的话，不觉怦然心动，当下说道：“请你等一等。”

云浩转过身子，背向村夫，伸出中指，在右壁的当眼之处，划出一支箭头，指向下方，力透指尖，入石三分。心里想道：“单大哥当然识得我的金刚指刀，看见我划的箭头，以他的精明，自必也会想到我是已经进入七星岩内游玩了。”

留下标记，云浩便请那向导带路，问道：“你可是刚刚从洞里出来么？”

“不错，大概是一支香的时刻之前，我刚送走了两个游客。”向导答道。

“你可听得有人在洞里弹琴？”

那向导诧异道：“没有呀。你听见了么？”

云浩更是诧异，“不错，琴声刚歇，你怎么没有听见？”那向导想了一想，忽地笑了起来，“我知道了。七星岩里有个无底深潭，据说可以通到漓江去的。水流的音响清脆有如琴音，你听到的想必是水声。”云浩疑真疑幻，“水声哪能有这样好听？”

不知不觉，来到了七星岩的前山入口之处。只见洞口高敞非常，约莫纵二十尺，横七十尺。云浩吃了一惊，说道：“这么大的山洞，我还是平生仅见。”

向导说道：“古老传说，据说有一次为了躲避兵灾。桂林全城的男女老幼，全都躲进七星岩里，七星岩也还容纳得下呢。”

跟着说道：“七星岩内分六洞天，两洞府。由第一洞天即可分为两路进入洞中，左入大岩，右入支岩，各有不同的景致，两路可以会合于第二洞天的‘须弥山’下，然后从第三洞天的‘花果山’出口。客人，今天你恐怕是不能游览全洞了，你想游哪一路？”

云浩说道：“你是识途老马，你替我安排好了。”

向导知道了他是第一次来游七星岩，便道：“好，我带你走第一洞天大岩这条路，从‘玉豁洞府’出口吧。”

踏入洞口，向导忽地笑道：“客人，我给你讲解洞中的景物，你老可别见怪。”

云浩诧道：“见怪什么？”

向导说道：“好，那请你抬起头来！”

云浩莫名其妙的抬起头来，只听得那向导缓缓说道：“这是七星岩的第一景，名为乌龟抬头。”云浩一看，果然酷似，不觉为之失笑。

待到踏进洞中，饶是云浩曾经游遍名山，也是不禁为之目眩神迷，好像一下子就进了神话的世界！

全世界的珊瑚、翡翠、琥珀、玉石似乎一下子“堆”到了眼前！说是“堆”，这只是霎时的印象，仔细看时，却又不禁惊诧于神工鬼斧，匠心独运的安排。原来那是石钟乳构成的各种奇景。

云浩曾经到过云南路南县的石林，心里想道：“像这样的景物之奇，恐怕只有石林才能与之相比。若论聚石笋而成林，石林的‘气派’似乎较大，但石林却没有这样大而又这样瑰丽的岩洞，论起峰峦空灵之媚，洞室幽邃之巧，则石林又似乎不及此地了。”那向导口讲指划，这里是“老君台”，那里是“鲤鱼跳龙门”，这里是“雪罗汉守洞门”，那里是“露滴石笋”。当真是移步换景，目不暇给。

“老君台”在“第一洞天”左侧的高崖上，有石颇似老者，据说是道家始祖老子的化身，坐在那里“镇岩”。

“鲤鱼跳龙门”以景状物，不用解说。“雪罗汉守洞门”是石钟乳白色的浆液，滴成了一座栩栩如生的白色“罗汉”，站在“老君台”下，面向洞门。“露滴石笋”，则是在“罗汉洞门”的

内进，地上排列着整整齐齐的三根石笋，岩顶也同样的齐整整的排列着三根石笋，遥遥相对，似乎还有着一颗颗的露珠正在要滴下来。原来地上的石笋，就是岩顶上的石乳，经过无数万年滴下来而成的。

云浩笑道：“洞中的景物这样多，咱们恐怕只有选择来看了。”本来他踏入洞中，就留心听那水声的，但听来听去，水声虽似琴声，却可以断定绝对不是他刚才听到的那个可成曲调的奇妙琴声。云浩暗自想道：“七星洞这样大，那个高人不知是躲在哪个角落弹琴。这向导没见着他，却以为是水声了。人生遇合，恐怕都要讲究一个缘份，今天能不能碰见这个高人，看来也只能看看我是有缘无缘了。”

洞中景物实在太过迷人，云浩不知不觉的就专心浏览起景物来，洞中不但是移步换景，还是许多历代的文人墨客的题刻，那都是极为珍贵的，罕得一见的真迹。例如“第一洞天”，就有宋代名诗人范成大的“碧虚亭铭”，此外还有唐人所书“栖霞洞”三字榜书，以及梁安世、方信孺诸名家的题刻。再进去还有刘克宣、解缙等人的题诗。

刘克宣的诗写道：

“往闻耆老言 兹洞深无际

暗中或识路 尘外别有世

几思绝人事 斋粮穷所诣

棋终出易迷 炬绝入难继

孤亭渺云端 于焉山休憩

凭高眺城阙 扰扰如聚蚋

尽捐渣滓念 遂有飞举势

山灵娟清游 雨势来极锐

濛濛湿莎草 浥浥凉松桂

暝色不可留 怅望岩扉闭”

云浩心里想道：“这首诗描了山容，却还没有绘出洞中奇景，看来也是平平。不过这位诗人倒是一个棋迷，他在洞中下棋，一局既终，火把也快烧尽了，进去寻幽探秘无以为继，山洞也易迷途，不知如何是好了。”琴棋雅事，古人往往相提并论，云浩读了此诗，不觉忽地发生联想：“既然曾有人在洞中下棋，见于诗篇。那么有人在洞中弹琴也非奇事。我刚才听到的乃是琴声，决计不会听错，就不知那个弹琴的人，此际是否还在洞中？”

那向导说道：“客人，你看得这样出神，想必是首好诗了？”

云浩笑道：“我在想着诗中说的一件事情。”向导问道：“什么事情？”云浩说道：“有人在这洞中下棋，烧完火把，没法出去。”

向导怔了一怔，随即笑道：“客人不用担忧，我带的火把，足够半天用的。就算火把都烧完了，我闭上眼睛，也能找到出路。”

云浩跟着向导继续前行，浏览了几处景物，那向导拿出几包酥糖，说道：“客人，请你尝尝我们桂林的酥糖。”云浩说道：“怎好意思要你请客？”向导笑道：“这又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了？一文铜钱可以买几包呢。不过，虽然不值钱的贱物，倒很好吃。还有一个好处，能抵肚饿。我有时没工夫吃午饭，就拿它充饥的。”

酥糖是相当有名的桂林特产之一。云浩也曾听人说过。当下道了个谢，接了过来，只见那酥糖是用黄色竹子包封，拆开封皮，就有一股香酥的味儿直冲鼻孔。向导把扁方形的糖卷由外面拉开来，变成一长条，然后一节一节地吃。云浩学他的吃法，把酥糖送进口中，细加咀嚼，只觉香不太浓、味也不腻，香甜得恰到好处。不觉赞道：“果然好吃。”向导笑道：“外地人只知道桂林三宝是腐乳、马蹄（一种生果）和三花酒，知道酥糖的人可就不多了。”

云浩说道：“对，实在应加上酥糖，号称四宝才对。”

那向导似乎很高兴云浩欣赏他的酥糖，说道：“客人，难得你喜欢吃，请再吃一些。”云浩笑道：“好东西可能吃得太多，才有馀味。我知你今天还没有吃中饭，对么？留给你自己吃吧。”向导笑道：“我多着呢，你尽量吃，你只吃一包，也不能说是太多。”云浩见盛情难却，只好再吃一包。

转过个弯，眼睛一亮，只见浅红色的岩壁上，出现一组乳白色的石雕：迎面悬挂着一顶帐帷曳地的红罗帐，那圆圆的顶圈，摺叠拖垂的帐纱，仿佛随时会迎风飘荡，真是令人惊叹于造物之奇，它竟然只是一座摺瓣形的钟乳石。向导笑道：“你再仔细看看帐中人物。”把火把凑近去让云浩看个清楚。这一看不由得更令云浩目定口呆，比起帐中人物的奇丽无俦，外面的石雕又简直算不了什么了。但见红罗帐里，恍惚有仙子一人，坐在汉白玉砌成的宝座上，冰纨雾鬓，长裙曳地，翠带迎风，秋水盈盈，含情如有所待。这神态，丹青妙笔，恐怕也画不出来。

云浩目眩神迷，呆了一会，心里想道：“据说姑姑从前是武林中的第一美人，可惜我没有见过年轻时候的姑姑。”蓦地想起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云瑚，今年刚满十六岁，长得很美，云浩只独生一个女儿，极疼爱她。“爹爹常说瑚女很有姑姑当年的几分影子，或许瑚女也还没有这个石美人之美，但石美人不会说话，不会撒娇，却远远不如我的瑚女可爱了。”想起自己活泼可爱的女儿，云浩不觉口角挂着微笑，顿兴思家之念了。

那向导吃了一惊，抓着云浩的手摇了摇，说道：“客人，你怎么啦？”云浩瞿然一省，说道：“没什么呀，你以为我——”

那向导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笑道：“客人，我还只当你是着了迷呢。过去也曾发生过好几桩游客在这石像之前变得痴痴迷迷的事。”

云浩一面走一面想道：“这石像洁白无瑕，她的美只是令人

感觉庄严圣洁，岂能有丝毫邪念？不过说到情痴，我的姑夫倒可以算得世上罕见的痴情汉子了。当年他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折磨，才能和姑姑结为夫妇。姑姑死了之后，他独自幽居石林，十多年来，从未踏出过石林一步，只是穷研剑法。嗯，这次若见了单大哥，我倒要替姑夫了却一重心事。”

原来云浩虽然也是一个四海闻名的侠士，但比起他的姑夫，不论名气以及武功，都是差得甚远甚远。他的姑夫乃是武林公认的天下第一高手张丹枫，早在四十年前，张丹枫和他的妻子云蕾双剑合璧已经是天下无敌了。张丹枫故事，详见拙著《萍踪侠影录》。

张丹枫的大弟子霍天都是一个武学奇才，不仅得了师父的衣钵真传，还有自己的创造，师徒俩开创了一个新的剑派。霍天都住在天山，张丹枫为了成全弟子的后世之名，功成不居，却让弟子做开派的第一任掌门，这个新的剑派，就名为“天山派”。经过霍天都二十年的艰苦经营，天山派日益兴旺，人材辈出，虽然是僻处西陲，已是足以和中原的四大剑派——少林、武当、峨嵋、青城——抗衡了。不过由于僻处西陲，知道“天山派”的人当然还是不及知道中原四大剑派的人多。张丹枫则乐得以闲云野鹤之身，遨游天下。他的妻子云蕾最喜欢云南石林这个地方，是以张丹枫在妻子死后，独自隐居石林，一者思念爱妻，二者借这世外桃源，穷研剑法。石林与天山相隔数万里，张丹枫在石林隐居之后，也没有回过天山了。

去年云浩曾到石林见过姑夫，张丹枫告诉他，他正在钻研一种境界极高的上乘剑法，这种剑法既没固定的招式，也不遵循剑法的常规，而是融汇各家，自辟蹊径的。当时云浩问他这套剑法叫什么名字，张丹枫笑道：“既无固定的招式，也就不必要非给它定名不可了。你若喜欢，就叫它无名剑法吧。可惜我虽然潜心研究了十年，这套剑法可还未曾完成。但愿天假以年，

再有三年的时间，或许我才可以完成一套完整的剑法。”

虽没全部完成，但张丹枫把这无名剑法演给他看，一鳞半爪，亦已足以令他五体投地，叹为生平仅见了。张丹枫已有七十多岁年纪，云浩不免想到：万一张丹枫有什么不测，这无名剑法岂非失传？当下委婉说出心中的顾虑，问张丹枫为何不把弟子招来？

张丹枫道：“我只怕时日无多，哪能抽出功夫到天山去？天都主持一派，我也不想他抛开正事到这里来。再说，若是委托别人传讯，这个人也是难找。”于是云浩自告奋勇，愿意替他担任这个传讯的人。张丹枫道：“我知道你的事情也很忙，上天山亦不容易。反正我的无名剑法尚未成功，不如这样吧，我把现在业已得到结果的这一部分抄个副本给你。将来倘若能够全部完成，而天都又不能够在我身边的话，我就把它藏在石林剑池旁边的剑峰之上。”

到了云浩辞行之日，张丹枫把抄好的副本给他，另外，将拟定埋藏剑谱的地点，也画了一个图给他，对他说道：“这件事你也不必急于办妥，只要有机会能送到天山派弟子的手上就行。副本可以作为凭信，天都一见，必然知道这是我所自创的剑法无疑。”原来他这“无名剑法”复杂奇异，有图无式，倘非武学有极深造诣，见了这个剑谱，只怕也会当作是平庸的武师胡乱画出来和人家开玩笑的所谓“剑谱”。云浩受张丹枫的重托，本来想亲自去一趟天山，不幸恰是给张丹枫料中，由于他是成名的侠士，与中原的武林同道还有一些未了之事，不能抽出身来。

单拔群和他有多年的交情，单拔群的为人他是绝对相信得过的，而且恰好单拔群又是霍天都的好朋友，去年才从天山回来的。是以他打算趁着这次约会，把张丹枫付托给他的事情转托单拔群。单拔群亦是闲云野鹤之身，要去天山，比他容易。

七星岩里不见日光，但料想也是将近黄昏的时候了。云浩

无心听向导的讲解，暗自想道：“单大哥不知来了没有，要是他看见我所留的标证，一定会跑到洞里来的。据他说他曾经游过几次七星岩，不用向导，也能进来。哈，要是他突然在洞中出现，那才妙呢？”

忽听得水声叮咚，果然像是琴声。向导说道：“客人小心，千万不可滑倒。下面是无底深潭。”云浩拾一颗小石子抛下去，果然很久很久，方才听得见石子丢在水上的声音。

潭在左岸边悬挂着一张鱼网，网儿又断了一截。向导的解说颇有奇趣，说道：“左边‘鱼网’，右边‘鱼塘’，三十年一撒，五十年一收。年代久了，沤霉了鱼兜！”潭的右岸有明初才子解缙题的一首七言律诗，写道：“

“早饭行春桂水东，
野花榕叶露重重。
七星岩窟篝灯火，
百转萦回径路通。
右溜滴馥成物象，
古泽深处有蛟龙。
却归为恐衣沾湿，
洞口云深日正中。”

云浩笑道：“要是潭底真有潜龙，潜龙被困深潭，永世不能见天日，那才叫做倒楣呢。”

向导笑道：“蛟龙是不会有，但人若是掉了下去，尸骨也没处打捞，那也等于是给蛟龙吞掉了。”云浩忽觉腹中有点隐隐作痛，他内功深湛，二十多年从没生过病，不禁有点奇怪，“难道是我中了瘴毒，但这洞中好像并无瘴气。要是瘴气的话，就不可能天天都有游人了。”

好在只是隐隐作痛，并非痛得厉害，云浩默运玄功，吐一口浊气，登时恢复了精神。云浩问道：“潭底有没有瘴气？”